

qicai de fengguang



王大珩

大科学家
讲的小故事

七彩的分光

da kexuejia jiang de xiaogushi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七彩的分光

■ 王大珩

湖 南 少 年 儿 童 出 版 社

七彩的分光

王大珩 著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长沙市展览馆路66号) 国防科技大学印刷厂印刷

字数:12万 开本: 850×1168 印张: 9.625 插页: 2
2000年10月第1版 2001年7月第1版第2次印刷

责任编辑: 冯小竹

封面设计: 郇 渊 印数: 2,001-5,000

ISBN 7-5358-1944-3/G·860 简精定价: 13.80元

本书若有印刷、装订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写在前面

●王大珩

1997年3月，我自费去漠河观看本世纪最后一次日全蚀。

我此行的目的有二：一是由于我父亲一直在天文台工作，我从小耳濡目染，对此有着浓厚的兴趣，实想一睹为快；二是我也想身体力行，为青少年参与科普活动做个表率。我一直热心于青少年的科普教育，我想，我以80老翁之躯积极参加科学观测活动，这一行动本身或许就会对青少年产生一些影响，可以激发青少年对科学的热情，带动更多的青少年积极参与科学活动。

在漠河那个寒冷的边地，我与同去的7位院士一起度过了紧张而又愉快的几个日夜。每天，除了观测之外，我们最主要的工作

作就是为人们签字留念。每天都有上百人，手持专门为此次日蚀发行的纪念封或笔记本，要求我们在上面签字。看到这里有许多青少年和一些由父母带领来的低龄孩子，我很高兴。这正是我所期待的场面，是我所希望看到的青少年热爱科学、热爱科学家的场面。

3月7日这一天，我看到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姑娘挤在人群里，手里高高地举着一个漂亮的日蚀纪念封。那小姑娘的脸兴奋地泛着红光，样子十分迫切。我很感动地接过小姑娘手中的纪念封，格外认真地在上面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就在这时，坐在我身边的何泽慧院士笑着问小姑娘说：“小朋友，你为什么要让我们签字呀？”看到我们几个人都在笑咪咪地望着她，小姑娘毫不犹豫地朗声答道：“妈妈说，有了你们的签字，这个纪念封以后就值钱啦！”

笑容一下子僵在了脸上，我手中的笔不由自主地颤抖了一下，停了下来。我望着面

前这个脸蛋像花朵般美丽的小姑娘，望着小姑娘手中那张我刚刚签过字的纪念封，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我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一生的追求，竟被这个孩子用一个“钱”字轻而易举地简化掉了！

当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约我写我的故事时，我一下就想起了那个小姑娘。我想，我们这些过来人是应该多为孩子们做一点事情。如果能让孩子们从我们的故事中受到一点点启发，如果能因此而使更多的孩子热爱并去追求人类的科学事业，那该是一件多么值得欣慰的事啊！

那一次观看到的本世纪最后一次日全蚀的景象，我至今还记忆犹新：一团墨色渐渐涂满天庭。但只短短的几分钟后，太阳便顽强地从阴影后面投射出一线光芒，那光芒一点一点地扩大着，越来越耀眼，越来越明亮，越来越温暖。很快，阴影就在太阳的逼视下完全退却了。一轮新鲜如初的太阳仍旧高昂着骄傲的头颅，以不变的姿态为茫茫天

字擎举着永不泯灭的光明。就在这时，我听到身边有一位年轻的教师在对孩子们说：“光，是宇宙之母，是人类的使者。因为有了光，人类才走到了今天！”

我笑了。无论如何，我对孩子们充满了信心。

目 录

出生地的秘密	1
祖父的丹桂	4
16岁的私塾先生	9
驻日公使寻访穷留学生	15
学业荒芜两鬓丝	21
八旬老父自题挽联抱憾而终	25
踩着板凳上黑板	33
鸡兔同笼的教益	38
小圣人挨板子	44
水碗中弯折的筷子	48
一个人得了两块银盾	53
“抠门儿”老子	57
考上了三所大学	67
最崇敬的老师	74
与钱三强莫逆相交 70 载	82
南下逃难	90
“庚子赔款”赔出来的留学生	98

目 录

初识伦敦	106
要博士学位还是要光学玻璃?	110
得到了英国的专利和青年科技奖	118
紫罗兰的故事	123
听说陕北也能吃上肉了	131
100 块金元券只能买三碗光面	139
秘密奔赴解放区	144
要办就办个应用物理系!	151
从破烂市场捡回来的物理实验室	157
馆长就馆长,只要能做事就成!	164
第一笔科研经费——1400 万斤小米	171
第一炉光学玻璃的诞生	178
八大件,一个汤	184
颠簸在大西北的“搓板路”上	191
一吨半黄金只换了一吨半仪器	198
一个母鸡下了五个和自己一样大的蛋	207
向聂荣臻元帅求援	212

目 录

逼急了的“兔子”	217
痛失蒋筑英	226
老师要学会向学生学习	235
把学生的潜质逼出来	240
比做学问更重要的是做人	246
“星球大战”计划	255
给邓小平写信	261
中国“863”	267
提案!提案!提案!	272
给自己找“忙”	278
她的名字叫顾又芬	284
我的遗憾	291
后 记	298



出生地的秘密

一个春日的下午，一位作家来拜访我。记得，那天的天气很好，大片的阳光从窗外拥进客厅，使人的心情格外清朗。

就在这时，作家微笑着向我提出了一个问题：“您是出生在江苏省吴县吧？”

我怔了一下，没有立即做答。

她接着说道：“来采访您之前，我先查看了一些资料，《中国名人大词典》和《王大珩传略》中都是这样记载的。”

我注视着她，一时不知道应该怎样回答才是，心中不由生出了一些惭愧。我知道，她正在准备为我写一本传记，对她提出的任何问

题，我都不应该回避。沉吟了一会儿之后，我诚恳对她说：“没错，我的祖籍是在江苏省吴县，但我却不是在那里出生的。”

她疑惑地望着我。

我以实相告：“事实上，我出生在日本。”

看到她脸上的惊异神情，我勉强笑了笑，有些艰难地继续说道：“这件事我以前从未对人讲过。是怕招惹麻烦。那些年代的事……难说。”

是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出生地，而不论你在哪里出生，其实都只是一个很简单的事实。在正常情况下，对出生地这样简单的事实，原来是应该坦然面对的。但是，在过去的许多年间，我却不得不一直极力回避提到自己的出生地。原因就是当时的社会环境不正常。

今后的人们可能很难理解在那些年代中曾经发生过的许许多多奇怪的事情了。那时，如果你在海外有亲属，你就可能被定为里通外国。如果你曾去过某个国家，你就有可能被说成是某国特务。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在那种情况下，如果我说出自己是在日本出生的，那



么，我就可能要面对许多需要解释而又无法解释清楚的问题：我为什么会出生在日本？我的父亲为什么要去日本？我们现在是否还与日本有什么关系？……谁能保证我和我的家人不会因此而被扣上一个什么分子的帽子呢？所以，出生地对于我，成了一个不愿示人的秘密。每当有人问及我的出生地时，我总是含糊地告诉他们，我的祖籍在江苏省吴县。

直到今天才说出这个事实，这于我难免有些尴尬。毕竟，我已经是 80 多岁的人了。人在耄老之时，才道出自己的出生之地，对此，我真不知是该尴尬还是该伤感。

我沉默了。不知过了多久，一束阳光慢慢地移到了我的脸上。我眯起眼睛，看到许许多多的微尘在七彩的光束中奋力地翻飞舞蹈着，升腾坠落着，演化着无数个既庸碌平淡而又惊心动魄的故事。不知为什么，我的心突然间就宁静下来了。

我开始用平静的语调讲述自己的故事。

我说，我得从我的祖父讲起。

祖父的丹桂

清末年间，在江苏吴县那个美丽的江南古城中，我们王家还算得上是个数得着的殷实人家。

我祖父是个很有眼光的商人，他经营了一个“王大元米行”。那时，米行的生意很好做，一年两季，在收获的时节把附近农家自种的稻谷收上来，再随时卖给那些不靠耕种土地吃饭的人们，这其间的利润足以使一大家子人过上丰衣足食的日子。

祖父有三个儿子，我父亲是最小的一个。按常理，祖父只要守住这份家业，把米行经营好，再把其间的经营之道悉心传与三个儿子，



王家便可祖辈相袭，衣食无忧了。但身在商贾的祖父在思想深处却似乎有着明显的重学轻商的意识，他从不让自己的儿子们沾染生意，也从不向他们传授商家的经营之道。祖父似乎并不在乎儿子们能否承袭祖业，他最在乎的反倒是儿子们的学业。

三个儿子都在髫龄时就被祖父送进私塾读书了。祖父在儿子们的身上寄托着极大的希望，他盼望他们之中能出秀才、举人，他希望王家这个商贾之户能在儿孙们的努力下最终变成书香门第，他希望王家的后人中将来能有人金榜题名，由学进仕，进而光宗耀祖。为此，祖父特意在王家的老宅中建了一个书斋，还亲手在书斋前栽种了两丛丹桂树，取“折桂及第”的意思，鼓励儿子们苦读诗书，争取功名。

那时，王家的书斋里整日书声朗朗，翰墨飘香。书斋外的桂树抽枝吐绿，花蕊竞放。闲暇时，祖父最喜欢站在桂树下听儿子们朗朗的读书声，喜欢看儿子们在桂树周围嬉戏耍闹。

桂树作为祖父意志的象征，就这样在祖父期盼的目光中，在孩子们欢快的叫闹声中一天天长大了。

据说，那两丛丹桂的确生得郁郁葱葱、枝繁叶茂。

但祖父却突然辞世了。

至今，没人说得出祖父辞世的确切原因，只知道他死得非常突然，死前来不及对家业、妻儿进行一星半点的安排。因此，当祖父猝然撒手人寰之后，王家立刻如天塌地陷般地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

我的祖母是个祖父在世时从不抛头露面的小脚女人，祖父去世之后，她强忍着丧偶之痛，独自艰难地支撑着局面。待勉强处理完祖父的后事，祖母就因操劳过度而一病不起了。因为家中无人能接替祖父经营米行的生意，米行就此停业。不得已之下，最终只得将米行清理变卖。没有了米行的收入，王家很快就坐吃山空，继之而来的便是债台高筑的日子。

父亲说，那是他记忆中最为晦暗的一段日



子。他亲眼看到偌大一个王家顷刻间家财散尽，门庭冷落；亲眼看到兄弟姐妹们衣食无着，祖母终日以泪洗面；亲眼看到祖父生意场上昔日的好友们一个个逐渐冷了脸子；亲眼看到亲戚们纷纷疏远王家的妻儿寡母而惟恐避之不及……

此后的十几年间，王家的衰败落到了最低点。祖母凄然辞世，父亲的一姐两兄也相继夭折。父亲曾在一首诗中含泪描述王家当时的悲惨状况：

户庭冷落雀罗帐，
颠沛流离事反常。
并蒂花根方泣露，
惊寒雁字又分行。
一身以外孤无助，
十载之间两悼亡。
丁口阋门凋落尽，
难将因果问穹苍。

父亲说，他永远忘不了祖母弥留之际的情形。